

墨子卷之五

歸安 茅 坤 校閱

耕柱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  
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



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  
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  
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  
明日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



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  
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滅不遷而自行以  
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  
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  
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  
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  
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  
問於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  
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  
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  
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  
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  
奉水將灌之一人搯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  
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搯火者  
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  
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



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為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為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

狂疾者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闢乎子墨子曰曰君子無闢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闢惡有士而無闢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士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夫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



可所為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為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不知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為馬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



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為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為義非避毀譽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何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為苟陷人長也子墨子曰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子乎

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友子墨子而友者我豈有罪哉吾友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此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而作之欲善之



墨子  
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  
矣吾以為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  
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  
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  
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  
親以為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  
疾者之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  
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告人乎  
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

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  
子以利已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  
一人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  
欲殺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  
子以子為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  
殺子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  
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  
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糶豕維人但割而和之食  
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智日



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  
子曰楚三意之田曠蕪而不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  
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  
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  
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奔其  
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  
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  
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  
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 貴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  
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  
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子為之乎必不  
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  
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  
即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  
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  
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



者衆而耕者寡矣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  
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  
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  
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母乃  
曰賤人之所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  
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  
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為酒醴粢盛以  
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為而不享哉故雖賤人  
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木乎且主君

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今彭氏之子  
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  
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  
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  
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  
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  
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  
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為之  
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  
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  
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  
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  
御必為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為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  
曰為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  
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蔬之宰不  
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子

墨子曰今賢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  
易之兼白墨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  
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  
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  
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  
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  
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儺  
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為之  
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



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愠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為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閔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

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



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為不若畜士之安也  
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  
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  
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  
子墨子曰然則非為其不審也為其寡也子墨子曰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  
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  
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  
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

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  
徙雖有閔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今士坐而言義  
無閔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為信徒不可勝計然而不  
為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  
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  
黑不可以比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為日者曰我謂  
先生不可以比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  
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  
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



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擽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邠投石也盡天下之外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瀦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石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為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



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  
辟土地著稅偽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  
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  
君子共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  
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  
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  
為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義  
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衛人莫知取也今子  
徧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

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強說  
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一行為人筮者  
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為人筮者其  
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  
不行說人也公孟子義章甫搢恣儒服而以見子墨  
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  
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  
桓公高冠博帶金劔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  
文公大布之衣絺羊之裘常以帶劔以治其國其國



墨子  
卷之五  
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  
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  
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  
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恣易章  
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將  
舍恣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  
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  
費仲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為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為天下之聖人閔叔為天

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  
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  
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為天子其次  
立為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  
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為天子哉子墨子  
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為知矣今子  
曰孔子博於詩書祭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  
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  
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



而孰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為神明而為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為不神明不能為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為不善之有罰為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

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為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為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為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則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蕪為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為刑僂國為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



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為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撥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

曰問於儒者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為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為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為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為不明以鬼為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又喪重為棺槨多為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為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



墨子  
卷之七  
為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為上  
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為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  
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  
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  
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  
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  
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  
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為之敏也厚攻則厚吾  
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

墨子與程子辨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  
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  
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為之謀  
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魯  
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  
先生以鬼為神明知能為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  
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  
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任於子墨  
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有昆弟五人者亦



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四第曰子無我葬當為  
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第四第  
曰吾未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  
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我亦為  
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李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  
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  
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  
者不視人猶強為之福為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

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  
神不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  
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  
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  
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  
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  
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  
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  
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



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強為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

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譬猶跛以為長隱以為廣不可父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也



魯問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讎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無可為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



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矣身為  
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  
侯報其讎百姓苦其勞而弗為用是以國為虛矣身  
為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  
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  
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  
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  
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  
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

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  
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四境之內大都  
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  
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  
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  
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  
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  
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止我攻鄭也我攻鄭  
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



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為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於竹帛以為銘於席豆以遺後

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為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豕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為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



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為之誅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

而無敢以告外

太祖廟  
諱上字

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

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與為是也鮒者之恭非為魚賜也蚺鼠以蟲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魯之南



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為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

盛然後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為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



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為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

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不能以封為哉抑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鈎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



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  
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  
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裳羹朝得  
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  
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  
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  
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捫肺之為欲  
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

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  
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  
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  
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  
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唯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  
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  
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  
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



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求孟山譽王子問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問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為王則生不為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况於楚國乎遂而不為王子問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為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為不義何故不受王誅曰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

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二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二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



鈎強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量其鈎強之長而制  
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  
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鈎強  
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  
於子舟戰之鈎強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  
鈎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退離故  
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亦鈎  
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鈎交相強  
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子舟戰之鈎強公輸

子削竹木以為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  
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之  
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  
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  
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  
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  
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

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戒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



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  
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  
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  
此舍其文軒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糠  
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  
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  
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  
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楛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

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  
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  
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  
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  
盤誑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  
知子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  
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固之器在宋城上  
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



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  
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 備城門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諸  
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  
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  
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鈎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  
傳輶輻軒車服問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  
池脩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隣諸侯之救  
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  
之守者又必能平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



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專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為縣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為之兩相如問扁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扁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為度塹之末為之縣可容一人所容至諸門戶皆令鑿而募孔攷之各為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救車火為烟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為棧塗之持水麻升草盆救之門扇薄植皆鑿半尺一寸一淥弋弋長二寸見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

水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銅以銅金若鐵鑠之門閔再重鑠之以鐵必堅梳閔關二尺梳關一莧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及視閔人桓淺深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城上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表十二尺二步置連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二步一木弩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為矢節毋以竹箭楛趙披榆可蓋求齊鐵夫楛以射衛及攏攢二步積石石重中鈞以上者五百枚毋百以亢疾犁



壁皆可善方二步積竝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  
罌盛水有奚奚大罌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  
屍長三尺喪以第瓮亦端堅約七十步積搏大二圍  
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有鐵鑄容石  
以上者一戒以為湯及持沙母下千石三十步置坐  
候樓七出於堞四尺廣三尺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傳  
之夏蓋亦上五十步一耕車必為鐵纂五十步一井  
屏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為閑籬守之  
五十步積新母下三百石善蒙塗母令外火能傷也

百步一攏攏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  
三尺亦上稱議袞殺之百步一木樓七廣前面九尺  
高七尺樓物居坵出城十二尺百步再再十壅以木  
為繫連水噐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大  
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為槽槽廣四尺高八尺為  
衝術百步為幽牘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立  
樓城中廣二丈五尺二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  
步到四步乃可以為使闢俾倪廣三尺高二尺五寸  
陞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唐各六尺城上四隅童



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程三尺  
夫堞五寸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  
五寸夫兩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程渠鑿坎覆  
以瓦冬日以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為坎城上千步  
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五十步一厠與下同  
園之厠者不得操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陣者不用  
城上五十步一道陞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  
步一樓札札勇勇必重士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  
渠之為樓加藉幕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

室若也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百步一積  
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屬一  
吏士一帛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  
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忠信可任事  
者二舍共一井鑿灰康糝杯馬夫皆謹收藏之城上  
之備渠譖藉車行棧行樓到額臯連挺長斧長椎長  
茲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為爵內三尺而  
一為薪臯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瓦石重二升以上  
上城上涉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錯焉與涉同處木大



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卞本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辛急為壘壁以蓋瓦後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為高磨檣使重室乎子居卞上候適視卞能狀與卞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為內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為之且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蓋上之不從令者斬昔築七尺一居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錦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鑣柄長八尺

十步一鬪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亦兩端三步一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樓櫓守備繕利薪食足以交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尺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亦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也大城寇至度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



下時換吏卒署而毋換亦養義毋得上城寇在城下  
牧諸盆甕耕積之城下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  
得有室為周官桓吏四尺為倪行棧內開二閤一堞  
除城場外去池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壞代除去之  
寇所從來若睨道俟近若城場皆為扈樓立竹箭天  
中守堂下為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  
是時召三老左葆官中者與計事得為之柰何子墨  
子曰問穴士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此十  
四者且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

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  
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百人城下樓本率一  
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  
圍宥馮面而蛾傳之主人則先之知主人利客適客  
攻以遂十萬物之衆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百步  
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  
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大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  
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  
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為明填令吏



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填章從人非亦故人乃亦積章也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為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此穴土也急塹城內內亦土直之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谷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鞞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令陶者為月明長二尺

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內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亦傳柱者勿燒柱者勿燒柱善塗亦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內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疾亦中勿蒲疾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為竈令如窰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愚以頡臯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翟橐事者勿令離竈  
版以穴高下廣狹為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亦版令容予參分亦䟽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攸當之以予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方版而却過一



竇而塞之鑿亦竇通亦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徒穴  
內聽穴左右急絕亦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  
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內士之攻敗矣斬艾與此  
長尺乃置窰竈中先壘窰壁迎穴為連鑿井傳城足  
三丈一視外之廣陝而為鑿井慎勿失城卑內高從  
內難鑿井城上為三四井內新斷井中伏而聽之審  
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為頡臯必以堅杖  
為夫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臯衝之灌以  
不潔十餘石趣狀此井中置艾亦上七分益蓋井口

毋令煙上泄旁亦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轡一束樵梁麻  
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縣正當寇內口鐵鎖長三丈端  
環一端鈎佩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  
柱下傳鳥二柱共一負十一兩柱同質橫員士柱大  
二圍半必固亦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窰皆為穴  
月屋為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寒穴門以車兩走  
為蓋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陳為度令人穴中四五尺  
維置之當內者客爭伏門轉而塞之為窰客三員艾  
者令亦窰人伏付窰一旁以三橐守之勿離內予以



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予內去竇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亦予長七尺穴中為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亦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亦一徧已而移版鑿一徧頡臯為兩夫而旁狸亦植而數鈎亦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為爵穴下堞三尺廣亦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䟽數自適為之塞外塹去格七尺為縣梁城筵陝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入壇苴長五節冠在城下聞鼓音燔苴復鼓內苴爵穴中照外諸籍車皆

鐵什籍車之柱長丈七尺亦狸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籍車之力而為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籍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圍池來為作水甬深四尺堅慕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為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代代長七寸



我問六寸剡亦未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犬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日十人  
 之所舉為十挈五人之所舉為五擊凡輕重以擊為  
 人數為薪樵擊壯者有擊者弱有擊皆稱亦任凡挈  
 輕重所為吏人各得亦任城中無食則為大殺去城  
 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亦中上為發  
 梁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  
 越而出佻且比適人遂人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  
 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

五卷終

墨子卷之六

備高臨

歸安 茅 坤 校閱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積土為高以臨吾城薪  
 土俱上以為羊黔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為  
 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  
 本不足以害城守為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  
 十尺行城三十尺強弓之枝機藉之奇噐之然則羊  
 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杖大方一方一尺



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圍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鈎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鈎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可上下為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龐卷收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為高樓以射道城上以答羅矢



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殺身  
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哀之及管酒槐脯寄于大  
山昧菜坐之以樵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  
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  
姑亡古亦有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間衆以  
弱輕強身死國亡為天下笑子亦慎之恐為身薑禽  
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  
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土吾



城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為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陝為度環中藉幕母廣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為爵穴輝佩施答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間以鐃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為故從之以急母使生慮若此則雲梯之攻敗

矣守為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劍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為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母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甬甬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築縣火四尺一鈎機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輝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即具發之



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  
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  
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什夜  
半城上四面鼓噪適人必或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  
衣為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  
徧下令耳亦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  
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為十臨  
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為轆轤二十舡  
為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舡亦二十人人擅有  
方劔甲鞮脊十人擅苗先養材士為異命食以父母  
妻子以為質視水可決以臨轆轤決外隄城上為射  
機疾佐之



備突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為亦  
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  
輪以木束之塗亦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  
入門中四五尺置窰竈門旁為橐克竈狀柴艾冠即  
入下輔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壞或中人大鋌前長尺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亦兩未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雅穿亦穴今亦廣必夷客隊䟽束樹木令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土漏今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今能任塗足



以為堞善塗亦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為閨門  
廣四尺為郭門郭門在外為衡以兩木當門鑿亦木  
維敷上堞為斬縣梁醜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  
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為外鑿亦  
間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令耳屬城為再  
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今耳皆令  
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  
六尺部廣四尺皆為兵弩簡格轉射機機長六尺狸  
一尺兩杖合而為之輻輳長二尺中鑿夫之為道臂

臂長至桓二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  
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為通寫下高丈上九尺廣  
長各丈六尺皆為寧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  
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為寧城上為攢火夫長以城高  
下為度置火亦未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權一斧一  
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亦  
狸者三尺樹渠母堞堞三尺藉莫長八尺廣七尺亦  
木也廣五尺中藉直為之橋索亦端適攻一令人下  
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



上三十步一舊竈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散裕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為箭城上十步一欽水甌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盆蠡各二財為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為城內堞外行餐置噐備殺沙礫鐵皆為坏斗令陶者為薄甌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取用三秘合束堅為斗城上隔棧高二剡亦一未為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圍池者以火異爭鼓橐馮瑱外內以柴為

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弩半為狗犀者環之墻七步而一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慎毋追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亦上冊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櫛若松為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為環壘石外墀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為陞與石以縣陞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鑪有兩甌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



什然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母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  
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即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  
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  
去而入壘穴殺有佩侃為之戶及閔鑰獨順得往來  
行亦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人攻  
內為傅士之口受參約臬繩以牛亦下可提而與投  
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為大廡一藏穴具亦中難  
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  
為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

之為鐵鈞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微以鈞客穴者為  
矩戟短弩蚩矢自足穴微以闢以金劍為難長王尺  
為釜木屎屎有慮枚以左客穴戒罌客三十斤以  
上埋穴中夫一以聽穴者聲為穴高八尺廣善為傳  
置具全牛交橐皮及埜衛穴二蓋陳霍及艾穴微熏  
之以斧金為斫屎長三尺衛穴四為壘衛穴四十屬  
四為斤斧鋸鑿鏤財自足為鐵校衛穴四為中櫓高  
十丈半廣四尺為橫穴八櫓蓋具橐臬財自足以燭  
穴中蓋持醢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



醠置穴中夫金母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醠上及以油  
目

備蛾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敵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  
斷以為涇程斬城為基掘下為室前止不止後射既  
疾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傳之守邪蛾傳者將  
之忽者也守為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擢之太汜迫之  
燒容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傳之攻敗矣備蛾傳為  
縣脾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  
折為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夫四方刃其  
兩端居縣脾中以鐵環敷縣二脾上衡為之機令有



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  
在六步一為累答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為上衡以麻  
索大徧之深其索塗中為鐵鑲鈎其兩端之縣答則  
蛾傳城燒答以覆之連筭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  
間廣大以圍犯之蝕其兩端以束輪徧徧塗其卜室  
中以榆若蒸以棘為旁命曰火粹一曰傳湯以當隊  
家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  
為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城下足為下說鑷找長  
五尺大圍半以上皆剡其末為五行行間廣二尺狸

三尺大耳樹之為連及長五尺大十尺挺長二尺大  
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  
尺刃必利皆算其一後答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  
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  
繩一長二丈六尺答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答為  
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狸木一尺一枚一節壞  
斫植以押盧盧薄於木盧薄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  
數施一擊而下之為上下鈔而斫之經一鈎禾樓羅  
石縣答植內毋植外杜格狸四尺高者十尺木長短



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為前行行棧縣答隅為  
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母其二十畝爵穴十尺一下  
壤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  
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傳而攻者之法置  
薄城外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大小盡木斷  
之以十尺為斷離而深狸堅築之母使可拔二十步  
一殺有墻厚十尺殺有兩門廣五步薄門板梯狸之  
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搗縣大四尺一槓五步  
一竈竈門有鑪炭傳令敵人盡人火烧門縣火次之  
載而立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侍鼓音而  
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  
敵引哭而榆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貴  
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  
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之必或破  
軍殺將以衣為服以號相得



迎敵祠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  
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  
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  
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  
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  
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  
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  
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



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  
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  
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  
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  
醫卜有所長具藥宮之善為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  
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其出入  
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幽罪不赦望氣舍近  
守官牧賢大大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舉屠酷者置  
厨給事第之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祿循溝防築

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郎事司馬視城脩卒伍  
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  
之城止步一甲一戟其贊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  
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  
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士皆  
有臧城之外矢之所還壞其墻無以為客茵三十里  
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鷄食其糞飲其骸以為  
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還皆為之  
涂菌令命昏締狗纂馬擊締靜夜聞鼓聲而諺所以



墨子 卷之六  
闡客之氣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諺則民不疾矣祝  
史乃告於望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  
廟曰其人為不道不修義詳唯乃是王曰于必懷亡爾  
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廈以勤寡人和心比力  
兼左右各死而守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  
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鼓于間右置旂左置旌于隅  
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揆升望我郊乃命  
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  
校自門左先以 禾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醴

### 旗幟

守城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  
旗水為黑旗食為菌旗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  
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  
之旗弩為狗旗戟為菹旗劔盾為羽旗車為壘旗騎  
為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為旗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  
法后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藿蒿有積木有積炭  
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



墨子 卷之六  
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重質有居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王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為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平幅者大寇傳攻前池外庶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六城鼓八舉六幟乘六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而無鼓城為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

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眉在他於左眉中軍置之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籠於道之外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園高丈為民園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心為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適守以令召賜食前予大旗署百



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  
旗性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斬  
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 號令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  
則勞而無功人亦為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  
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  
出於公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閑塞備蠻夷之勞  
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  
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  
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菜多財民好食為內牒內行  
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為舍道內各當其隔



部養什二人為符者曰養吏一人辯護諸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必郭近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為上其延曰持义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

不能此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為故乃傳城守城將營無下

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為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衝術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為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為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當止



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還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狗而所以備姦也里缶與皆守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缶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間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為外心罪車裂缶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之除又賞之黃

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火為井火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五人不得斬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謹譁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其缶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吏部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為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謹



囂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舉手相探相指相呼相曆相踵相投相擊相靡以身及衣訟駁言語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五人踰城歸敵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與吏歸敵隊將斬歸敵者父母妻子同產皆車裂先覺之除當術需敵離地斬五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鬪却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鬪者喙二人賜上奉而勝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為關內侯輔將如今賜上卿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官吏豪傑與

計堅者守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級女子賜錢伍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十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曹無過二人勇敢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門尉晝三閱之莫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鋪食皆於署不得外食守必謹微察視謁者執肴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志意顏色使令言語之請及上飲食必令人嘗皆非請也擊而請故守有所不悅謁



者執盾中涓及婦人侍前者守日斷之衝之若縛之  
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誠之諸門下朝夕立  
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  
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  
人者一諸人士外使者來必合有以執將出而還若  
行縣必使信人先戒舍室乃出迎門守乃入舍為人  
下者常司上之隨而行松上不隨下必須隨客卒守  
主人及以為守衛主人亦守客卒城中戍卒其邑或  
以下寇謹備之數錄其署同邑者勿令共所守與階

門吏為符符合人勞符不合牧守言若上城者衣服  
他不如令者宿鼓在守大門中莫令騎若使者操節  
閉城者皆以執鼙昏鼓鼓十諸門亭皆閉之行者斷  
必擊問行故乃行其罪晨見掌文鼓縱行者諸城門  
吏各人請籥開門已輒復上籥有符節不用此令寇  
至樓鼓五有周鼓雜小鼓乃應之小鼓五後從軍斷  
命必足畏賞必足利令必行令出輒人隨省其可行  
不行號夕有號失號斷為守備程而署之曰某程置  
署街街衢階若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諸吏卒民有



謀殺傷其將長者與謀反同罪有能捕告賜黃金二十斤謹罪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為之斷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他部界輒牧以屬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牧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以今為除死罪二人城旦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葆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

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噐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為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之傳者斷諸可以便事者函以䟽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為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重厚口數



多少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燔蔓延燔人斷諸以衆疆凌弱少及強姦人婦女以謹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徃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令官府具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為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厲繕夫為答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

閭者失苛心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曰壹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瘳輒造事上詐為自賊傷以辟事者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家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闢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



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  
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  
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為  
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  
罪城下墮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者封  
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乃他伍捕告者封  
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  
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  
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譙呼者斷總失者斷

譽客內毀者斷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  
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鄙守必自謀其先  
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共入他署左右  
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為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  
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  
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  
其養譽敵少以為衆亂以為治敵攻拙以為巧者斷  
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  
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



盡射冠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有能捕告  
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摻太守  
之節而使者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  
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  
入而藉之孤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  
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  
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  
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  
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

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  
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  
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  
樓臨質宮而善周必密塗樓令下無丸上上見下下  
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  
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  
慎勿相盜葆宮之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累瓦釜  
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荒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  
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



今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墻門閭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無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尊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欵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牧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

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土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官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其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候為始得輒官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候者為其官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候來若復就間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



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畧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因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石之候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

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晝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為微職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



可也節有驚見寇越陳表城上以麾指之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墻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書其枚數當遂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缶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

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驩囂賊衆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間誓令伐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人中視其亡者以督



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順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傍高丈為埤隄立初鷄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擊竈

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厠厠與上同園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厠利之



雜守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  
以為羊矜積土為高以臨民象櫓俱前遂屬之城兵  
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矜守耶羊矜者  
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矜之政遠攻  
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  
為柱後望以固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  
輕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乃不殆作士不  
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之凡待煙



衝雲梯臨之法必廣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椽之  
左百步又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  
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嘗審行罰以靜為故從之  
以急無使主慮恚癘高憤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不  
乃怠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理者三尺  
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第丈二尺渠之垂者四  
尺樹渠無傳葉五寸梯渠十丈一梯渠容大數里二  
百五十八渠容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  
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諸詎阜

山林溝瀆丘陵阡陌郭門若閭術可要塞及為微職  
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  
中官府民宅室署小大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  
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  
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蕪去唯弁  
逮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  
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鈞其分職天下  
事得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築  
卸亭者園之高三丈以上今侍殺為辟梯梯兩臂長



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槩再雜為縣梁聾竈亭  
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正其事  
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又屬之  
言寇所從來者少 旦弁還去來屬次烽勿罷望見  
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  
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守烽者事  
急日暮出之令皆為微臧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  
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表斥坐  
郭内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

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整旗旗以  
備戰從麾所指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  
即見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  
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為所為其曹一鼓望見  
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  
四石四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  
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  
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  
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



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收諸雜鄉金  
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  
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隊令易取  
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  
長短小大一尖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  
者皆以為關鼻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  
妻子有實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  
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

財足庶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  
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  
令行者趨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曰  
五閱之上通者名池水庶有要有害必為疑人令往  
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墻外水中為竹箭箭尺廣  
二步剪於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柔丈二尺隊有急  
極急發其近者往佐其次襲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  
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劔驗之節



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閣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為築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  
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  
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為度用人少易守取  
䟽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為常令邊  
縣豫種畜芫芸烏喙株葉外宅溝井可寘塞不可置  
此其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而  
而類竅之各為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  
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鴈牧其支革筋角脂莖羽彘

皆剝之吏禱桐貞為鐵鉀厚簡為衡枉事急卒不可  
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筑本為擊三隅之重  
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筏塗茅屋若積薪  
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  
者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  
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  
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  
惡苦議吏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  
之晚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



蘭石厲矢諸林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為解車以  
枹城矣以鞆車輪軹廣十尺軹長丈為三輻廣六尺  
為板箱長與軹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中令可載矢子  
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者城小人  
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  
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屬家而城方三  
里

墨子卷之六終

